

回庐杂记

□ 兑面

杨梅

杨梅树算是舶来品,走遍崇明岛也找不出几棵。有一年,一个搞绿化的朋友送我三棵杨梅树。我问:“长得活吗?”朋友说:“活。”我又问:“能结果吗?”朋友目不斜视,语气坚定地说能。

朋友拿来的杨梅树,是一根直直的棍子,八九公分粗细,没有分枝,看上去去了无生机。棍子的一头,丝丝缕缕的根须已经干燥,但总算还是生命迹象的证明。

我问杨梅树是从哪里来的。朋友说,大概,浙江,或者,湖南。——其实他也说不清楚。他只知道,那几根棍子,在棍子家乡的土地上,已长了十年,或许更长。

第三年,三棵树合谋似地,同时开花。如果没有先前对它的研究,我甚至怀疑那是不是花。春暖花开,五彩缤纷,应是曼妙的风景。那杨梅花,开在新长的枝干上,藏在叶腋下,呈灰褐色,渺小得羞羞答答,缺乏自信,稍不注意,就会被忽略。再丰富的想象,也无法与花季、与春天联系在一起。

网上查百度,“杨梅树开花吗?”有人问。
有人甚至说:“从来没有见过杨梅树开花。”

但是,切切实实地,那是花,藏在叶腋,替未来的果实吸收阳光雨露。百度上说,杨梅树的花,雌雄异株。我知道雌雄异株的植物,比如银杏。银杏的花粉,可以飞扬几十里。崇明岛不缺少银杏,不用担心因为无法授粉而不结果。猕猴桃也是雌雄异株的,几棵雌的之间,就要种一棵雄的。

看不出杨梅树开的是雄花还是雌花。我希望三棵树中有一棵是雄的,也好让它们在四月的风里谈谈恋爱。如果三棵树都是雌的,或者都是雄的呢?方圆几十里,好像也没有看到杨梅树。

杨梅开花,比不开花更令人着急。

一片光明!

喝茶时,不问何方的叶,亦不想知道是哪方的水,更不讲究喝茶的道具,只是,只是用一颗静若处子心,品茶。

喝茶时,常会有种行到水穷处,坐看云起时的悠然澄明的心境。

在这忙碌而琐碎的世间,能经常有闲心逸致,以禅的心境,捧一杯清茶,静默地欣赏着茶色在眸中渐自晶莹,茶香在鼻端淡淡地萦绕。用心饮茶,将一颗心在感觉中浸泡成了清澈的一杯茶。

喝茶,心静得能听到花开的声音,虽然在杯中只有叶片在水中舒展曼舞。此时的自己胸中无尘,心中无忧,无思无欲亦无念,明镜一般的清亮。
素爱茶。不可一日无茶。每天,生活都是被一杯热气腾腾的香茗拉开序幕。从早饮到夕,只要喝水那就是饮茶。直饮得一颗心明澈似水,馨幽同茶,清韵如诗。

在我眼中茶文化和服装秀是一个道理,是做给人看的,而喝茶是件很自我的事,正是人饮水,冷暖自知。

一杯茶入口,感觉中每一根神经,每一个细胞都似花瓣一样被润泽得舒展开来,说不出的熨贴,一种沉静、毫不张扬的快乐自足便随着袅袅的茶烟从杯中升起,拥有了开花的心境。

愿我们的人生如茶,幽幽地吐露自己的一脉清香。

茶中有禅,是因为心中有禅。当然也因饮茶使人静心,而惟有一颗宁静之心才能禅悟。

喝茶,最能保持一颗平常心,而禅就在平常心里。

禅茶一味,是因为禅茶本相宜。

子的酒。

一个周末,我正好在家。从房间出来,看到父亲坐在沙发上,在看一个古井贡酒的广告。父亲看得过于出神,连我走过去都没觉察。古井贡酒,可一直是父亲的最爱啊,而为了我,父亲肯定是喝不上了。

我拍拍父亲的肩,说:“爸,对不起。”父亲笑了,说:“傻孩子,不要这么说。”我说:“爸,等我以后赚了钱,一定给您补上您爱喝的古井贡酒。”父亲用力点着头,说:“好!”

多年后,我大学毕业,参加了工作,有了足够的钱。我能为父亲买上他最爱喝的酒了。

有点风。我去看父亲,手里拿着满满的两瓶古井贡酒。我说:“爸,我来看您了。”父亲没有回音。我说:“爸,我带来了您最爱喝的古井贡。”父亲还是没有回音。

我跪倒在父亲面前。墓碑上,是父亲微笑的照片。半年多前,一场大病,夺去了父亲的生命。

我打开一瓶古井贡,缓缓地浇在了父亲的墓碑前。我的眼中噙满了泪。我说:“爸,您尽情地喝吧,喝完了,您自己倒啊!”

有风吹动草的声音,呜呜鸣,像父亲在和我轻声絮叨。



黄阿忠《即将逝去的风景》油画

特色崇明

□ 蒋忠平

烘缸与汤婆子

烘缸与汤婆子都是以前农村下用的一种取暖用具。在我们这辈人的小时候,几乎家家户户都以烘缸与汤婆子来取暖。因此,烘缸与汤婆子对于我们这些人来说,还是有着十分浓厚的感情的。回味买稍稍便宜一点的人家为了节俭,便购买稍稍便宜一点的铝制品,不管是铜制的还是铝制的,我们乡下人统称为烘缸。烘缸的样子几乎一模一样,都是下面是盛放暖灰的缸体,上面是一只布满密密麻麻小洞洞的缸盖,加上一根拎攀。整个烘缸的结构就这么简单。

记得小时候,一到冬天,总觉得农村里冷得要命,而唯一可以用来取暖御寒的就是这种烘缸了。烘缸的取暖原理很简单,就是把暖灰烬放到烘缸里,盖上盖子,一会儿就会发暖。一般准备要利用烘缸取暖的时候,我们就尽量烧“硬柴”,如棉花杆、玉米芯、废木炭等,这样我们就可以一块一块地用铁火钳夹到烘缸里,烘缸就立即暖了起来,而且暖的时间相对较长。要是烧的是“软柴”,通常指稻草等余热短的柴,就只能用一块土抄板将灰烬抄进烘缸里,但这种方法取暖的时间相对较短。那个时候家里大多穷,哪里会有很多的“硬柴”,没有“硬柴”就只好用“软柴”,反正放

的时候,我尝过一个,酸得咧嘴。紫红的时候,我再尝一个,依然酸。等到紫黑了,尝尝,有点甜了,但总达不到理想中的甜。而且小,小得令人沮丧。

无论如何,那是杨梅。

从此以后,杨梅树每年都大量结果。开始,我一回家就要认真真地瞻仰一会,时间长了,就不闻不问了。它们什么时候成熟,也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情,反正太酸,没有人要吃。

杨梅树却一如既往地该开花时开花,该结果时结果,全然不顾人的关心或漠视。它们似乎是不谙世事的,不为人类的眼色行事,只是遵守着自然规律,以开花结果为己任。而且,它不取悦于人,用一如既往的酸倔强地证明它原非这里的居民。它是有底线的。

很多事情,令自以为是的人类奈何不得。

现在,每到杨梅即将成熟的日子,树底下就铺满了半生不熟的杨梅,红的紫的都有。

杨梅腐烂的时候,有酒的香味。

2015年2月11日

诗歌地图

“每个人来到……”

为女儿施留矣20岁生日而作

□ 施茂盛

每个人来到这个世上
说不上是好事,但绝不是坏事
因为前世还有一些心愿未了
或者是亏欠了谁,或者是忘了感谢
命运才允许我们重又回到今生
我们相遇是缘分,也是我们各自的福分
所以我们应该多些谦让,让自己得到少些,留一点遗憾
要记住:慈悲是小善,谦让才是圆满,是大美德

“阅读的乐趣……”

阅读的乐趣在于借书籍或
影像里的眼睛,看人世边境线上的
流转
比如在踟蹰的鹄鸟的眼中
今夜月亮在树梢堆积厚厚的雪
流亡者怀抱乡愁布满天空
还比如在怀抱着乡愁的流亡者的
眼中
踟蹰的鹄鸟在树梢捕雪
而更多的流亡者沿着
通向未知的遥遥之路向前
直至跃入突如其来的盛大的晚霞
——观《鹄鸟踟蹰》记

“我热爱……”

我热爱艺术。同样
我也热爱生活
曾有一位痴迷艺术的家伙
和我探讨处理与生活的关系
我告诉他:我从未想过这个问题
我热爱艺术,是因为它有缺陷
我热爱生活,同样因为它有缺陷

用,所以古时也称妻子为“老婆子”。
汤婆子也是一种十分普通的家庭取暖用具,里面充满热水后放置于被窝里以提高温度。它是一种铜质或磁质的扁扁的圆壶,上方开有一个带螺帽的口子,热水就从这个口子灌进去。汤婆子有铜质、锡质、陶瓷等多种材质,一般为小南瓜形状,小口。灌足热水的“汤婆子”旋好螺帽,再塞到一个相似大小的布袋中放在被窝里,这样晚上睡觉便十分暖和。

汤婆子的用途明显要比烘缸来得少,除了取暖,几乎没有任何用处,而且汤婆子似乎也没有带给我们这些小孩子有趣的片段。相对来说,和烘缸相比,感情肯定要淡些。汤婆子的造型也难看,矮塔形的,扁扁的,拎攀也小得刚好伸进几个手指头。但汤婆子的使用较之烘缸可要方便多了,拧开盖子,将开水灌入里面,再拧紧盖子,就可以暖手了。它和烘缸比最大的优点就是能够放进被窝里,而烘缸不行,危险性大,容易酿成火灾,汤婆子就安全多了,放进被窝里,直到天亮,也无需防备,只是时间一长,随着里面开水的逐渐冷却,汤婆子也不像初期的时候那么暖和了。

不管是烘缸和汤婆子,都已被人们冷落了好多年,随着热水袋、电热毯甚至是空调的普及,烘缸与汤婆子渐渐远离了我们的生活,成为了一种历史的印记。如今想想,那样的时光虽然艰苦贫乏,却显得格外的弥足珍贵。如果你也是我们这一代人,那么我一定相信,那个带着亲情的烘缸与汤婆子,不免会有一份牵挂、思念和感伤,那份温暖的亲情像暖流一样传遍全身,让这个飘雪的冬夜不再寒冷!

情感方程式

给父亲喝口酒

□ 崔立

父亲好酒,酒量确实也好。有一句话说:千杯不醉,一直就觉得这像是在说父亲。

小的时候,我陪父亲去参加一个婚礼。一桌子的的大男人,都能喝。不知是谁说了句:“既然这里都是能喝的人,那总要拼出一个最能喝的吧?”

那天喝的是白酒。三大碗下去,一半男人咕到桌底。又三大碗。桌子前坐着的,就剩父亲和另一个颤抖着嘴的男人了。父亲说:“咱再来三杯?”男人明显底气不足,说:“好。”父亲仰脖,又喝下了三大碗。父亲朝那男人笑笑,说:“该你了。”男人点点头,手刚伸向碗,腿一哆嗦,人就钻桌底去了。

还记得那一年高考,我考得有些失常。我考上了一所三本大学,学费高得有些吓人。我耷拉着脑袋,站在父亲身旁。我说:“爸,要不,我再考一年吧?”父亲沉吟好久,说:“再读一年,你压力一定很大。看来,是到我戒酒的时候了。”父亲边说,边故作轻松地微笑。

本以为,父亲是戏言。谁知道,从第二天起,父亲真就不喝酒了。为了他的儿子我,父亲甘愿舍弃喝了一辈